



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
生日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
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爲越
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諡曰厲王
封生子尠爲越王以嗣之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第三十五卷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三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

或作名

健弟雄之第二子

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
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
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
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
音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

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椀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

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况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為龍驤

將軍翼日乃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律泣謂堅曰
 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復為神明所
 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憚服於是要結儁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強
 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為股
 肱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
 也及生嗣位讚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
 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
 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殿下順天人

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
 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
 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
 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
 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
 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
 為言詳具平老傳堅遂與兄清河王法謀殺生既而
 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
 宜立群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
 卽位於太極殿誅生佞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
 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
 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諡父雄為文桓皇帝母
 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
 子以清河王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
 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庾為太尉從兄晉公柳
 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

河南公于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
 公叡為鉅鹿公漢陽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
 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
 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
 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
 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王猛
 並掌機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
 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
 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謀叛

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秦勦冬十月平帥眾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眾心懼終為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諡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

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

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

鄧羗為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

張蚝禦之蚝多力趨捷與羗相持旬餘莫能相

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眾出戰堅鷹揚將軍呂

光刺蚝中之鄧羗擒蚝以獻平眾大潰懼而請

降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為虎賁中郎將徙

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

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
 顧謂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
 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
 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
 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
 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
 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
 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
 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侯

守尚書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
 有差巧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善徹樂
 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
 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
 不爲災王猛曰親幸用事宗親勲舊莫不嫉之
 諸氏紛紜兢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
 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偉神
 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
 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

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於南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衆討之未克而卒諡曰威夏四

統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

之五月堅

東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

起自布衣廊下

臣孰爲首乎權翼

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瘡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六月甘露降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

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健后之弟也酗
酒豪橫掠人財偵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
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救之不及猛與
中丞鄧羗同志疾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儔
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震栗姦猾屏
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
之有法天子之爲尊也乃以猛爲吏部尚書尋
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
二月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

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曰伏
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
河任群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並
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
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
舉融等尋別銓叙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
僕射任群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尚
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

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
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
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
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
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矢中爲百姓所苦清修
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
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
爲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
雙爲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
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爲河南公三
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
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
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
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
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
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
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

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來降堅初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異類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於

魏

時猶稱代

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

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翊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於是勅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
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
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
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
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
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
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士皆自勵雖宗
室外戚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群

臣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
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
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
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
勵固敢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
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
爲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
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相勸
勵秋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
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
軍涼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
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
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屠各

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
書鄧羗爲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
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
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
盛擬則王侯諸公競引之爲國貳卿黃門侍郎
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
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
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
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

濫如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畱安樂五公皆降爵爲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

大震堅親屯陝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畱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鎮軍將軍毛盛爲前鋒都督秋八月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轂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

月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雁門公劉衛辰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

夏五月魏昭成帝

許什翼犍時稱代王

遣長史燕鳳詣秦

通好

或作人貢

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

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勸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

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
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
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勦取資此南方之所以
疲敝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
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
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
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
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
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
萬餘戶而還

七月堅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揚武武將
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晉荊州
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

一作陽民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
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
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
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歛岐於
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

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於葵
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
歛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攻
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四
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
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
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天錫將楊暹戰
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
師西歸邵羌擒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

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
于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
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
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
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
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卽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肫送儼歸長
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

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徎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庾反於陝城武反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况自為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

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漸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水草相結如浮橋焉眾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眾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

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羗攻蒲
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
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
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
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
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
將軍武都王鑿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
翟偃等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
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

乘勝至於榆眉以苟興爲前鋒鑿欲速戰光曰
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
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
擊矣遂追之興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
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鑿等進攻之晋
公柳數出跳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五
月畱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
去蒲阪百餘里鄧羗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
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

入於蒲阪猛羗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
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爲
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
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阪遣鄧羗與王鑒等會攻陝城冬十
一月羗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於長安堅問其
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
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
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

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
及諸弟之無後者苟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
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
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不顧太后謀危宗
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
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羗爲建武將軍洛州
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
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爲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
民某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

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爲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輟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慕容暉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進次枋頭暉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詣秦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群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勦也若舉兵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崑

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
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羗帥步
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
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
擊溫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
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
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
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之將亾陰欲自

計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畱琛堅不許

琛傳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

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
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
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
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
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
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
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

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
 諸子明毅有幹蕤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
 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
 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為冠
 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
 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
 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
 威將軍梁成梁平老之子也建武將軍鄧羗帥步騎三

萬伐燕以慕容垂為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荆
 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遺
 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
 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
 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
 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
 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
 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羗以精銳萬人卷

甲赴之大破賊於滎陽畱羗鎮金墉以輔國司
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羗戍陝城振旅而還堅
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
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
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
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
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
三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
月復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

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
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
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卯堅親
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
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
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
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
今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

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一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畱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畱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

見鄴中曄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求戰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

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啻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

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勦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亾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變駕遠臨

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暉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郭慶執而送之辛巳堅入鄴宮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

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暉再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歛葬亦拜其子為郎中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

之賞山南翼周實受壯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羗為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邑三千戶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楊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

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
風俗勸課桑農振恤窮困收葬死亾旌顯節行
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
暉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
猛表畱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
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
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
參軍馮誕曰三子皆爲國臣敢問爲臣之道
何先猛曰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

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
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群臣宴諸父老改枋頭
爲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長安封慕容暉爲
新興侯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真爲奉車都尉
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
禮之子也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獻
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
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
篡自立始與秦絕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者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庠祥爲儀禮祭酒處於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輔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於堅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于石橋鑒蚝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慎城丁亥堅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徙陳畱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鍾爲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爲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

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擢之子也爲益州刺史秦州刺
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
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
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
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
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
補六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
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桓溫遣兵來
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

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
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
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
池進圍寧益夏四月雅等次薦峽仇池公楊纂
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
郭寶上靖帥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爲雅所敗
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
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碩密亦來
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

安堅以王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錫於枹罕獲其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於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

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卽署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大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澠川侯秋七月七日
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由來格謨故喬公
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
朕於童稚每思其慤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
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
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
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冬十月堅如鄴
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
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
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
盤於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
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
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信吾過
也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
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
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溫廢海西
公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

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其桓溫之謂矣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

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衆三萬來拒至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不戰

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為南單
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為勇士護
軍撫其部眾是歲唐水汎溢高岸崩頽安嶮城
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全訂

春秋第三十六卷

